

Index of Sex and Love

wenqing - zhu

都市白领女性在婚姻家庭中……

文青著



性爱指数

文化艺术出版社



Index of Sex and Love

性爱指数

文 青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性爱指数/文青著.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3. 6

ISBN 7-5039-2360-1

I. 性… II. 文…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42506 号

性爱指数

著 者 文 青

责任编辑 向 宏

封面设计 怀 一

版式设计 刘宝华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电子邮件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64813345 64813346(总编室)

(010)64813384 64813385(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九州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3 年 7 月第 1 版

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9.75

字 数 200 千字

印 数 1—6 000 册

书 号 ISBN 7-5039-2360-1/I·1082

定 价 16.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Index of Sex and Love

☆ 三个白领女性在事业上一帆风顺，在感情生活上却受着性与情的困扰，各种各样的男人周旋在她们身边，演绎出了一幅幅现代都市人的感情生活活剧，闹出了许许多多令人啼笑皆非的笑话，擦出了色彩不一的感情火花，而那些在生活中无法回避的问题——同居，未婚先孕，一夜情，第三者，处女情结，美貌在性爱中的位置，性爱在婚姻中所占的比例等等都构成了她们经营情感生活的重要指数。

☆ 这部以探讨性与情为主旨的小说，一反所谓的传统道德，从都市现代女性的切身问题入手，不仅反映了这些女性面对尴尬与无奈时的幽默和机智，而且揭示了多姿多彩的生活哲理。

02/05



- 一 遭遇未婚先孕…… 1
- 二 无处不在的第三者…… 28
- 三 爱与性无关? …… 49
- 四 美貌与性…… 70
- 五 谁先说分手…… 93
- 六 秘密情人 大众情人…… 112
- 七 初恋情人们…… 134
- 八 一夜情…… 158
- 九 藕断丝连…… 176
- 十 男人与女人有无真正的友谊? …… 204
- 十一 一见钟情…… 225
- 十二 年龄差距…… 247
- 十三 爱与被爱…… 266
- 十四 婚姻期待指数…… 285
- 十五 尾声…… 299



一 遭遇未婚先孕

1

“我怀孕了，你看怎么办？”

郑友东正跟在上司后面往会议室走着，拿出手机，听见何小蕾劈头盖脸的就这一句话。他沉默了一分钟，还没找着这会儿既说得出口又跟劲的话，那头就挂断了。

郑友东的大脑登时死机了，坐在会议室里，会上讲的是什么大脑一句也没录下来，直到会议结束，才恢复了功能，录下了最后一句，“材料整理好，明天还要接着讨论”。完了，这回死定了，该死！他妈的！真他妈的！

“混蛋！”他脱口而出。

一片吃惊的目光“刷”地聚焦在郑友东的脸上，吓得他一身冷汗，才知道是自己骂出了声。没等人发问，他低头猛冲出了办公室。直到走出楼门口二十步远，才破口大骂上了，“混蛋，混蛋，该死该死，真他妈的该死！”至于骂的是谁，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他只知道绝对有一个人该死！

2

见了面。吵，翻天覆地地吵！闹，翻江倒海地闹！摔，拣



着值钱的摔！跳，就像在夺取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要夺跳高的金牌！就在何小蕾终于忿然夺门的一霎那，郑友东忽然清醒了，拦腰抱住她。两人撕扯着，抢夺着门把手，激愤中郑友东比平日更强烈地感觉到何小蕾身上的激情。她像一条刚从水里捞上来的强有力的光滑的大鱼，奋力在他手中挣扎、跳跃、甩动，那种一心要摆脱控制的愿望是那么有力、疯狂，以至有一瞬郑友东都犹豫了，是不是要放手，放她自由。但是，他没有，因为男性的本能支配着他，就是不能放手，就是不能在这样的情况下放手。

两个人是大学同学，毕业后，何小蕾先在一家美术设计公司搞设计，郑友东进入一家服装公司。二人计划先创业再成家，怀孕不在计划之中，起码不在眼下的计划之中，现在出现了计划外的事情，是谁的问题？谁应该负主要责任？

何小蕾认为自己是这个意外事件的第一受害人，因为孩子是在她的肚子里，而不是郑友东的肚子里，而且使她怀孕的就是郑友东，气愤和委屈当然该撒在郑友东身上。

郑友东说自己避孕都快避出阳痿来了，已经影响健康了，干吗何小蕾就不能吃吃避孕药？再说，这种事能是一个人的责任吗？而且何小蕾用这样狠毒的方式下通知不觉得太过分了吗？他好不容易做到了今天这个位置，这一来，全完了！

“就知道你的工作工作，出了这么大的事，你还谈你的工作！”何小蕾力气使完了，被紧箍在郑友东强有力的臂膀中动弹不得，气咻咻地说。

“不谈工作谈什么？我们这么苦撑还不就是为先站稳脚跟，再谈生活吗？”

“可现在出了岔子，怎么办？你就不能替我想想吗？”



“那你说怎么办？”郑友东问，同时突然明白了，其实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赶紧结婚，尽管他极不情愿就现在，就这样，匆匆结婚。

“为什么要我说？这是你干的好事，你得负责！”此时，何小蕾只能用梗着脖子表示不满。

郑友东撒开了双手，叹了口气，说：

“你非逼着我说话，那也只有一条路了，其实你心里很明白，我们只能改变计划，别想房子，也别想事业，只好先成家了。”

何小蕾眯缝着眼睛看着郑友东，问：

“你不情愿？”

郑友东不吭声，心想，难道你情愿？

不管情愿不情愿，似乎暂时没有别的选择了。

3

在约好办结婚手续这天，何小蕾因为顺路给公司办了件事，比约定的时间晚到二十分钟，这种事过去也有过，何小蕾心想解释一下也就过去了，反正是为了工作嘛。可没想到一见面，郑友东气得眼睛都瞪圆了，没等她开口，便先发制人：

“中午我们老板还有个午餐工作会，你来这么晚，成心想踢我饭碗啊。上回害我还没害够？”

何小蕾的话被噎了回去，显然不能为了自己的公事就耽误别人的公事，这样不公平。但郑友东的态度还是让何小蕾难过，以前他不会为这点儿小事大动肝火的，更何况，今天这个日子不一样，于是她并不示弱：





“干吗？想吵架？咱们这可是去结婚！”

“不就是去领张纸吗？别这么假模假式的好不好？”

“什么？假模假式？！”两个人站在马路上就开吵，而且越吵越凶。维持交通的协管员看着他们忘了管人，心里直纳闷：一般如此野蛮的争吵都发生在看上去很没文化的人身上，可这两个人一个西服革履，一个文雅可爱，尤其是这位小姐，娇小玲珑、眉清目秀，要不是愤怒将她那张粉白粉白的脸蛋儿燃烧得通红，一定是个温柔可人的小姑娘。眼看着两个人蹦着高地吵着架越走越近，协管员终于发话了：

“去去，去去。远处去，远处去，都妨碍交通了。”

两个人突然清醒了，站在红绿灯下愣住了。

“走啊，说你们俩呢，这儿站着干吗呀，没听见都妨碍交通了吗？！”

两人同时迈开了步子，何小蕾是要过马路，继续往办事处走；郑友东却一个大转身，要往回走。何小蕾一把扯住郑友东。

“干吗？上哪儿去？办事处在那儿！”何小蕾用手指着前方。

“我知道，我又不傻。你觉得我们还有必要去那儿吗？”

“怎么没必要？当然有必要！”

“像我们这样，你觉得去那儿还有意思吗？”

何小蕾气成了一根鸡毛掸子，协管员冲上去就叱咤郑友东：

“我说你挺文明的人，怎么听不懂人话？让你远点儿远点儿，偏在这儿吵个没完，你什么意思？！这儿是交通要道，你妨碍交通了，知道吗！”





郑友东气得干瞪着协管员说不出话来，脑门子上的青筋一跳一跳的，拳头都捏起来了，可协管员一身粗黑，满身的疙瘩肉，手里还有根带小旗儿的棍子。僵持了一分钟，倒是协管员先放松下来了：

“跟小姐客气点儿，你们上那边儿再吵。”

郑友东也知道这儿不是吵架的地方，气得一言不发，跟着何小蕾往办事处走。办事处在一个僻静的街道上，一拐上这条街，郑友东就放慢了脚步，竭力用平静的口气说话：“结婚不是件小事，我们能不能冷静冷静再说。”

“没门儿，这个婚我是结定了，孩子都有了，你想溜？太不负责任了！”何小蕾一听又炸了。

“我说了要溜了吗……”

又是一场激烈的唇枪舌战，一直吵到办事处，门口的警卫告诉他们今天不办离婚手续，请他们改天再来。郑友东扭头就走，三步并作两步，逃似的。何小蕾急得直追上去，伸手想要拉住他。但郑友东义无反顾地一心想要走脱的样子，刺伤了何小蕾，强烈的自尊心使她站住了，眼看着郑友东匆匆消失在人群中。

4

像许多在北京念完大学又不愿回到自己出生的小县城的年轻人一样，何小蕾留在了北京，找了工作。

最初她和几个同学合租一间房，渐渐手头宽裕点儿了，就和另一个朋友合租了一套两居室。再后来，和郑友东关系越来越亲密，有人老在眼前晃来晃去开始觉得别扭了，终于咬了





咬牙自己租了一套独居室,预付的半年房租中,有一半是郑友东出的。

不管是与人合住还是自己独住,何小蕾总能想出一些既便宜又巧妙的方法把自己的领地布置得别出心裁、与众不同,让人一眼便能认出这是“她的地方”。有时候是用挂在床四周的一个有异国风情的布幔将她与外界隔绝开来;有时候是挂在门口的一串晶莹的风铃随风扬起清脆的声音;连她用过的牙具都不会与别人重样,即使与人共用洗手间,也不会搞混。

现在她租的这间房,窗子对着大街,交通虽然方便,却十分嘈杂,常常夜深了车来车往的还不得安宁。于是,何小蕾便将房间刷成了浅黄色,门和窗户刷成了浅蓝色,又把窗户上的玻璃都换成了双层空心隔音玻璃,再用厚厚的双层窗帘将一面墙遮住,房间里顿时感觉宁静了许多。

家具都是因材而用,虽然都是房主的,但却一一打上了何小蕾自己特有的标记。比如,在饭桌上铺张台布,上面放一只水晶花瓶,椅子上放个别致的坐垫,挂一大幅浅色的风景画将门厅的视觉扩展一下……

以往这一切都能给何小蕾带来片刻的得意和轻松,但今天,她进门就扑到床上,眼泪顺着两个眼角止不住地流淌。她知道郑友东肯定已经回公司的集体宿舍不会来了。

她不明白他们是怎么了,为什么近来总是吵架,而且吵得那么凶,好像他们之间除了争吵就没别的了。如果孩子生下来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会是什么结果呢?男人都是负心的、不负责任的、自私的。可是我该怎么办呢?何小蕾腾地从床上跳了起来,如困兽般在这间不大的空间里巡视起来。

何小蕾不是个只会哭泣的软弱女子,她必须解决自己目





前遇到的困境,必须有所行动,而且,肚子里的孩子不等人。她明白,这个问题只能靠她自己来解决,虽然孩子有郑友东的一半儿,但毕竟孩子是在她的肚子里,最终受影响的还是她。而且,现在几乎没法和郑友东商量什么事,除了吵架,从他那里得不到任何别的东西了。

5

北京是个大都市,集中了全国大批的高等人才,北京是个给各种人才留有充分发展空间的城市,这里活跃着各种想要以他们的学识和能力来打天下的人。每年有成千上万的大学在这里毕业,他们中的近一半人留在了北京,寻找发展机会;有些留学海外数年、在国外找不到更好的发展机会的学子们又纷纷归国,试图找到更高的起点来发展事业;还有的是来自各省的闯天下的才子们。这个数字到底是多少没有人真正统计过,但在许多大公司、许多大企业、政府各级机关里,以及自己开办的企业里,还有各种我们不能一一说清的行业里,都能看到这些人的身影。他们雄心勃勃,既有能力,也有干劲,不管他们是来自哪里,多数都会尽一切努力在北京站住脚,然后有所发展。

在这些人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女性,她们像男人一样,有了自己的事业,有稳固的收入,有较好的生存环境,有能力自己租房子甚至买房子,还有钱给自己买称心的时装,用自己的钱打的,自己担负起自己的一切费用。她们还有闲钱来做自己喜欢的所有事情,其中有些人甚至比男人做得还要好,在商场中、事业上,巾帼不让须眉。





正是这样的好女孩，她们长得不难看，甚至有的很漂亮，过了二十六七岁还没有要结婚的迹象，周围的人便开始为之捏把汗；再拖过了三十，就成了大问题户了，必须有一个专职攻关小组来解决她们的问题了；如果拖过了三十五岁，我们也就不再为她们着急，不再拿她们的问题当问题了。在中国，如果女孩子没结婚，人们认定她们应该就是处女，很可能她也确实是个处女，我们周围能看到不少这样的女孩子。对于这部分人，我们不想过多地说什么，只能说她们确实是在作茧自缚。

但还有相当一部分思想较为开放些的女人，也蹉跎了岁月，未能结婚。她们的原因要复杂得多，她们多数个性较强，要求较高，可能是埋头事业，也可能是生活上的挫折，还可能是她们过于强悍的外表，和过强的自我、过高的地位，同样也使她们错过了最佳的结婚年龄，她们未婚却并不是独身。

这些人，对事情看得不可谓不开，她们不会傻傻地等待命运的眷顾。她们有的是自信，相信自己的魅力，相信自己的能力。但尽管如此，她们仍会无奈地发现，自己在生活的浪潮中失去了掌控的能力，由任命运将她们带到连她们自己都不愿看到的前途中。她们在获得了机会的同时，也失去了机会。她们以为自己想要找到的无非是一个既不违背自我，又符合一般意义的普通女人的幸福。对这些优秀女人来说，这个要求似乎并不太高，也不应该如此困难。但事实却是，她们遇到了极大的挑战，她们并不知道，她们已经走上了一条艰辛的、痛苦的、甚至有时是危险的道路。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

是配得上她们的好男人都绝迹了吗？不对，我们可以在



许许多多的场合看见各种各样的好男人。

有人说,有成就的男人、自信的男人、优秀的男人并不喜欢可以与他们一争高低的女人。他们的眼睛都盯着依然甜美、不那么自我的二十来岁的女孩子;而各方面似乎不那么成功的男人对这些漂亮人物们又缺乏吸引力。这种男人在这些女人面前缺乏自信,在她们面前心理上缺乏满足感。

年轻的男人会说:我喜欢她们,她们成熟、自信、有能力,你不必为她们担心,但她们大多数自视太高。让人不好接近。

成熟的男人则认为:你可以和她们谈论许多问题,这很有意思,但是做老婆,总有点儿……

那些已婚的男人也许会说:我很后悔当年没找这样一个女孩子,她可以在事业上与你齐头并进,还能给你许多帮助,真正是下得厨房,入得厅堂。不像我们家那口子,嘴里除了孩子就是衣服,没劲透了。可惜啊……

不管是哪一种,结果都是一样的。解释这种现象的理论有许多。有一种理论说,这样习惯于主动出击的女人都是男性激素分泌过旺,不够女人味儿,因此不可爱了;还有人说就是因为她们过于聪明,太有品味,太会生活,所以才会生活得乱七八糟;以此类推,她们过于追求完美,所以才生活得不完美;她们确实不仅聪明而且漂亮,所以……

只有她们自己知道,她们是如何不甘心就这样被幸福遗忘、被生活抛弃,她们仍在竭尽全力去争取幸福。在大都市繁华的霓虹灯下继续追逐着自己的生活理念,幻想着总有一天能够找到一个可以依托的男人,幻想着在生活 and 事业上得到双赢。

她们能够得到她们所希冀的幸福吗?她们能够真的放弃





心中的精彩,走上平凡的幸福之路吗?

眼下,何小蕾依然还有向右拐的机会,她还可以选择平凡,选择不那么称心的“幸福”,她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上,她该怎么办?

6

由于这个问题既严重又紧迫,何小蕾必须抓紧时间,慎重处理。她清楚地意识到,万一走错这一步,也许她会遗憾终身。她决心要像控制自己的事业发展一样把决定权充分掌握在自己手中。

其实在她这样下决心的时候,她已经开始向左转了,只是她自己暂时还没有意识到罢了。

她要处理的第一件事就是得把手头的一桩急活儿找个稳妥人来替她做,工作不能耽误。她想到了自己的导师祁世康,一个四十出头的粗壮文雅的男人。

祁世康在电话里犹豫了一下,答应了。何小蕾怕事情有变,连一分钟都不敢耽搁地跑到了导师家。

一脸倦容的祁世康把何小蕾让进客厅,后厨房里传来的叨叨声清晰可闻。祁世康似乎看出来何小蕾微微的尴尬,挥了挥手,不当地说:

“关上你的耳朵,张开你的嘴,谈我们的。”

都是搞美术的,一点就明,工作很快交代完了。卧室传来砰的一声关门声,祁世康像没听见一样,随口问何小蕾,这么好的活儿为什么你自己不做?何小蕾欲言又止地看着导师,祁世康马上明白了她有隐情,用更认真的眼神盯着何小蕾,这





使得何小蕾忽然下决心，将事情的原委都倒了出来，最后说：

“我需要时间，而且现在心里很乱，没法儿专心。所以想请你帮忙。”

祁世康沉吟了一下，问：

“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暂时还没想好。”何小蕾忽然脑子一动，“您觉得该怎么办？”

“似乎结婚势在必行了，否则你的损失会更大。”

“您的意思是我还是结婚？”

“我没这么说，我只是说，这样损失小一些。”

“可是我们现在见面就吵，我真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是这样？”

“男人有时候会对许多事情感到恼火，伤透了脑筋，尤其是事情不能按照他们预先计划的那样发展，这会让他们产生挫折感，这种挫折感他需要发泄出来，而你刚好成了他发泄的惟一对象。因此吵架并不奇怪。”

“可为什么……”何小蕾的目光转向卧室，心想，“你就能谦让、忍耐？”没再问下去。

“人和人不一样，再说，我是什么年龄了？”祁世康读懂了何小蕾的念头，一脸的无奈，“人年轻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真正要的是什么，等知道了，往往已经没有机会了。别看你现在处于困境中，但我还是羡慕你，因为你还有选择的机会。”

话，虽然都是老师的肺腑之言，但告别时，何小蕾仍然一头雾水，没完全搞清楚祁世康的真正意思，但有一条她似乎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了，那就是她仍然可以选择，而且现在仍然有选择的余地。





7

第二件要做的事情就是听听别人有什么好主意。

正在这个时候,何小蕾收到了一个女朋友陈之佩的电话,问她能不能陪自己去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

“那人我认识吗?”

“不,是我的大学同学。”

“那我去合适吗?”

“就算陪陪我,行吗?”何小蕾第一次听见陈之佩用这样的口气跟自己说话,深感意外。

何小蕾刚开始工作时,接的第一份有分量的工作是给一家杂志做美编。当她第一次看见副主编陈之佩的时候,就被这个瘦瘦高高的女人一下子打动了。其实,按照一个学美术的人的眼光看,陈之佩不漂亮,不够丰满,不够妩媚,也不年轻,有三十四五岁。可能正是因为如此,她那并不抢眼的白净面目才有些动人,她那从容、大方的举止才显得颇有风度。

第一次见面,陈之佩对何小蕾淡淡的,话不多,只说先做做看。后来熟悉了,陈之佩才对何小蕾承认,她一开始确实不大信任她,认为一般来说漂亮女人做不出什么聪明事情来,当然,何小蕾是个例外。

相互的好感使何小蕾离开杂志社以后,两人依然时断时续地有来往。陈之佩从不轻易求人,对这样的人她不能拒绝,虽然她一点儿都没有心思参加别人的婚礼。不过她转念一想,或许会有机会跟陈之佩谈谈自己的事情?

和她们一同去的还有陈之佩的另一个女友,也是新娘的

